

BLOSSOM

中西六人对话展

繁

花

2021

03.27

04.22

参展艺术家

Chason Matthams

Ted Pim

Marisa Takal

劳家辉

闫欣悦

袁泽强



Artron Art Centre
雅昌艺术中心

主办方：纽约潼艺术顾问公司
展览地点：深圳市雅昌艺术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云路19号雅昌大厦5层



扫一扫关注
潼艺术公众号



赞助

2021年3月26日，潼艺术举办的中西六人对话展——繁花（Blossom）在雅昌艺术中心顺利开幕。

展览呈现了艺术家 Marisa Takal、Ted Pim、Chason Matthams、闫欣悦、劳家辉、袁泽强六位国内外重要年轻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他们在“繁花似锦”的年纪，以年轻人的视角展现他们眼中的世界，或上追古典，或顺应时代潮流，以缤纷的作品面貌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城市中相遇，邀请观众与他们共赴彼此相互构建的“一花一世界”。



一花一世界

Marisa Takal
Ted Pim
Chason Matthams
闫欣悦
劳家辉
袁泽强

美
学
59

花的意象在中西物象的审美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姿态，也生发着各自的文化情感色彩。回顾中西艺术史，人类的美学意识早已投注到了自然之中，花的颜色、香气、姿态何其鲜明，从生长到凋落的过程又极易勾连起生命易逝的情怀，也是艺术家最爱从自然中所捕捉到的美（the beautiful）与崇高（the sublime）。

*The beautiful
the sublime*



▲ Chason Matthams, Flower study with figure (w/ Albrecht Dürer, Paulus Theodorus van Brussel, Jonathan Zawada, Alice in Wonderland, Jeff & Some Aliens, and Commemorative Male Figure, Vezo peoples, c. 1880), 2017, 亚麻布面油画, 121 x 109 cm



▲ Ted Pim, Floral Dress, 2020, 布面油画, 70.5 x 48 cm

此次展览中多位艺术家选择“花”作为艺术创作中的联结对象，视觉感官上的易察并不妨碍他们在画面中培养实践的多样性，那是他们在个体成长经验中获得的景观。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 Ted Pim，其滋养来自于伦勃朗 (Rembrandt) 和卡拉瓦乔 (Caravaggio) 等古典大师，他在华丽的花束那每一片花瓣上创造出最明亮的表面，也让静物在颇具明暗却近乎单色的背景下，具备着十七世纪荷兰静物画的表征，对他而言，经典从未过时。中国艺术家劳家辉同样运用细腻而高强度的图绘为画面中物体的赋予形状与材质，单一的花卉在他的笔下成为唯一的主体，带有不规则的机械感的图像边缘和像素颗粒感的模糊视效，这来自电脑游戏中三维建模的图像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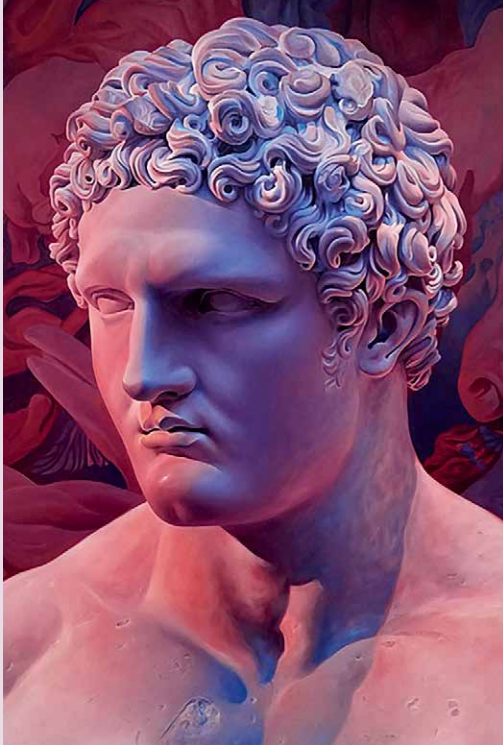


▲ 闫欣悦, HoldOn #1, 2019, 布面油画, 165 x 115 cm



▲ Ted Pim, Moonlight Red, 2020, 布面油画, 60.5 x 48.5 cm

当代艺术常常致力于让现有素材发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迈阿密出生的艺术家 Chason Matthams 就运用互联网语言和数码照片编辑的视觉线索，让充满图腾意味的人像雕塑置身于阿尔布雷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等多位大师笔下的花丛中，他借用或暗指各种文化意象的比喻和人物来构建非线性叙事，进行可能被忽视的比较。而在袁泽强的波普化图像世界中，依稀可以看到雷内·马格丽特 (Rene Magritte) 的超现实主义神韵，从目光所及的日常生活或图像中的片段化场景中，用绘画的手段重叠体现景观的拼贴。



▲ Chason Matthams, Youthful Hercules with tapestry, 2017, 亚麻布面油画, 206 x 137 cm



▲ 袁泽强, 远程花园, 2016,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150 x 210 cm

本次参展的两位女艺术家均以色彩关注着飞速发展的城市化下的人群和他们的生活。Marisa Takal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成长，从艺术家庭到旧金山的艺术学校再到纽约，碰撞的世界反映在她的画面中，颜色构建出的世界变成某种景观，在室内外的空间中摇摆，诗性的语言化为标题复归“原始的情感”。闫欣悦更习惯于以戏剧化的形式来表达不同的空间层次和力量，饱和度极高的色彩带来看似梦境的诙谐瞬间，一种“迷幻”的动态效果在晕染的背景上凸显着主体，这是属于电子时代的流淌画面。



▲ 闫欣悦, 周五之夜, 2019, 布面油画, 100 x 125 cm

花的文化内涵常被人们赋予了精神性，景观、建筑、城市构成了人类所处的“环境”，亲临着贯穿城市变迁的“日常叙事”，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从“自然和文化的景观”逐渐转向“人类的日常景观”，他们看到的现实，或许只是形式，只是一种可绘的诗歌（Painterly poetry）的媒介，“连接”是他们的共同选择，“我们生活在空间中，由此我们自身得到了伸展。”恰如福柯所说的那样：“我们并不是生存于某种个体或事物也许置于其中的虚空之中，我们也不是生存于染上了闪光色彩的虚空之中。我们是生存与一种关系的整体之中，这些关系决定了彼此不可还原和绝对不可重合的位所。”（《不同的空间》）

Flower